

超以像外 得其环中

——书法家史经伟印象

■冯华

史经伟，丰县人，现居苏州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布谷书画创办人。

2019年中国楷书年展综合评审前100名(中国书协)、全国第五届正体书法展入展(中国书协)、2020年中国书法年展入展(中国书协)、第九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入展(中国书协)。

在历代学书者中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人，大概是无比尴尬而悲催的一拨存在。

他们没有上辈人的天时。上辈人如果想学书法，只要愿意求师，大抵总还能找到一些饱溉民国遗风的老先生，比如石开之师从陈子奋、谢义耕、何敦仁，白谦慎之问道萧铁、章汝爽、王弘之、张充和。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拨倒霉鬼，其生之初，我国家饱罹十年丧乱，文脉垂绝如缕，老辈凋零殆尽，因此他们幼年所受的“书法”熏染，大抵逃出不乡间民师或城镇大字报体之审美，多数人在成年后仍将野狐禅老干体江湖派奉作书道正宗，从而终其一生与真正的书法缘慳一面。

他们也没有下一辈人的地利。90年代生人如果想学书法，已经普遍有机会接受专业院校的书法教育，享受高清出版物大行其道的眼福，更兼网络传播的资料之丰和学习之便，加之书法培训渐渐走入正轨，在书法全面复兴的大时代下，不难找到专业的老师、专业的资料、专业的门径。简言之，下代人在初学阶段即可从正门而入，从第一口奶开始便走上正途，即使手上功夫未到，审美大致不差。想想前述这拨人在成年之后仍大书老干体而不自知，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，这大抵是时代之悲剧，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然而在这尴尬与悲催之中，偏偏有一些不服输的分子，希冀以个人之力，来超越天时不足、地利不便的局限。他们愿意在人到中年之后发愿再从零学起，尝试亲近真正的书法，借以探究和接续往古的传统，听从内心的召唤，在微渺的光芒中，追寻自我的完善。史经伟兄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我第一次见到史兄书法，便为其醇正的气息所吸引。后来加了微信，接触日繁，对他的经历略有了

解，发现他也做过记者，又同属于中年学书的悲催一族，自然多了些惺惺相惜之意。他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后，曾短暂在天津滨海时报做过记者，后到某民企集团宣传部门任职多年。在集团的一次书法比赛中，他写的一幅字，受到外请专业评委的肯定，被拔为头筹。评委还特意叮嘱他以后认真临帖。有此机缘，史兄重新拾起了年少时对书法的爱好，从2011年起，把临帖学书当做一件正经功课来做。从自学到四处求学，从业余玩书法到辞职专门搞书法培训，越走越远，先后在宁波和苏州创立了自己的书法培训品牌，慢慢走出了一条个人化的专业书法之路。这大抵也是这代人亲近书法的常见路径，只是史兄走得更加扎实。

观史兄书法，第一点突出的感觉是气象之正。

正大气象是史兄一以贯之的追求。他的楷书主要取法智永、欧阳询、褚遂良一路，端庄沉稳；行书取法赵孟頫、董其昌，平和中颇见骨力。他的作品，放诸展厅，和时风中那些摇头摆尾扭捏作态者截然不同，自然显出庄重端严，给人一种端正士冠剑上殿、昂然挺立的正大气象。拜观史兄作品，我常常叹息于一个人审美的雅与俗，从下笔之时便有了分野，而寻常书家常以沾沾自喜者，不知正是其恶俗之处也。

史兄家本徐州丰邑，与刘邦、萧何、周勃等汉兴人杰同里，自然内蕴楚汉文化的刚强深沉；他又长期生活于文风蕃盛的宁波、苏州地区，颇受东南文脉熏染滋养。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帖学之秀，又具雄浑刚健之意，较少纤弱之病，这与他的人生经历，倒也甚

为相合。一方水土一方人物，史兄笔下意象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第二点印象是用情之专。

史兄曾求学于陈忠康先生的高研班，对陈师所提倡的“穷源尽流”理念，一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者。学书，需选定一条路之后不断深入，穷源尽流，直至挖出自己的一口深井，这也是我自己认同的学书道路。赵孟頫说，“昔人得古刻数行，专心而学之，便可名世。”今天，书法资料空前繁盛，带来巨大便利，但也足以挑逗和考验一代人的专注

之心。如果今天学米芾，明天学篆隶，后天学北碑，学习对象不停转换，却没有一条适合自己的主线，缺乏一以贯之的规划作引领，年深月长，精力随岁月颠沛消耗，才华随时间变成才气最后变作水气般日渐消散，最终碌碌无成者，正不知凡几！

史兄对于他选定的书学之路所持有的深情态度，使得他笔下体现出一派纯正的传统书学气质。他沉醉于帖学一系中智永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赵孟頫、董其昌一脉，于端庄平和中觅得书学三昧，朝夕谛观，未见烦烦，平和中总有新发现，正可见其用情之专、砥砺之深。史兄夫人沈彩霞女士，与他共同经营布谷书画，教书育人，伉俪情深，相看不厌，此中殆也有书画陶冶之功乎？

第三点印象是下笔之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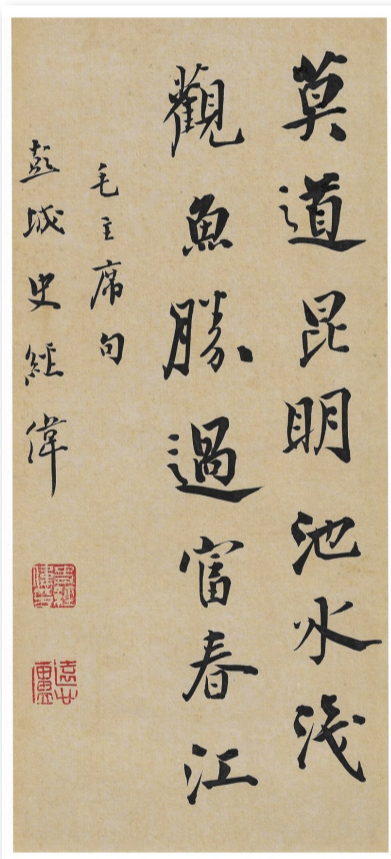
书法创作者不仅要锤炼技术才能，也要有感悟生命的文化追求。史兄毕业于新闻系，做过记者，阅读和写作本就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，这种书卷韵致也体现在他的书法创作上。2020年中国书法年展入展作品，写的内容就是他的自作文《远心庐随笔》，其中有几则，后来发表在《中国书法报》上。书法本来是文人的事情，书法人要尽量远离市俗气、匪戾气、江湖气、野气、村气，这些在当代书法圈中屡见不鲜的习气，史兄皆一概摒而远之。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写大块文章，这是书法人应做的功课，体现在笔下，就是个人的艺术取舍之不同。我们更欣赏那些不仅有艺术才能、而且有文化追求的书法家。

行笔至此，忽然想到一件事。前几日大雪，几位朋友请竹堂夫子小坐，席间聊起上世纪新时期以来多位书法名家的书林旧事。竹堂夫子揭橥出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——即那辈人在岁月沉淀中慢慢分成了两种类型：既写书法同时又有文章传世的，其名声影响都可以保持至今；仅能写字者，不少当年曾葆有大名，而今多已湮没无闻，其名字甚至年青一代书者都没听说过……犹记夫子言罢，杯盘狼藉，夜色阑珊，许多曾如雷贯耳的名字在空中如流星般划过，在座诸人皆唏嘘不已。

事后我把这个段子告诉了史兄，又谈了些书史上的旧闻新知，不知不觉那天的电话又是一个多小时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的空疏与粗鄙，也愿意从完善自我的角度做一点自己的功课，无奈少年时没有根基，青年时忙于求学，中年时忙于谋生，迨到匆匆回首，重新拾起儿时爱好，转回书法这里日日做功，人生小半光景早已耗去！大势如此，即使此生再努力在书法上也不会有多少成就，这早已是可想而知之事。虽然这是一代人的悲哀，但总是有些郁郁不平。我们都暗暗体会到这

点，但又没有说破，挂电话的瞬间，心下不禁惘惘。

但反过来一想，庄周说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遣有涯之生”，书法对当下的意义，抛却稻粱谋之用，我想应该是完善自我的工具、亲近传统的途径、享受美好风景的舟楫，在日常精进的小确幸中求得内心的安宁与圆融。既明乎此，倒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



相识数年，碰撞不少。史兄好学深思，小叩辄发大鸣，助我良多，颇为投契。日常交流中，本着知无不言的原则，我们也会谈到他的问题：比如笔画刚直有余而略少婉转；比如今后如何在擅长的楷行二体之外汲取营养，丰富自己的线条、质感等等，都有所谈及。其实他的这些毛病我都有，他没有的毛病我也有，这真是应了吾乡那句老话——“自己一身白毛，倒说别人是妖精”了，哈哈。不过往大里看，这些都是皮相之谈，史兄大度旷达，不会在意我的吹毛求疵。史兄斋号“远心庐”，出自陶渊明的名句，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看到他的书法，这句诗就常常浮现在耳畔，心中有远方，下笔自安详，我们都深知自己的缺陷，也明了自己在书法上的偏嗜之弊，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可能努力一辈子也还是一事无成，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一直努力并乐此不疲，这大概就是两个傻子的偏执与幸福吧。

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、河南省书协理事、书法秘笈主编

